

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

全漢文卷七

烏程嚴可均校輯

元帝

帝諱奭，宣帝長子。地節三年，立爲皇太子。黃龍元年十一月即位。改元四初元、永光、建昭、竟寧，在位十六年。謚曰孝元皇帝廟號高宗。

封王禁制書

初元元年三月癸卯

其封婕妤父丞相少史王禁爲陽平侯，位特進。漢書五行志中之上

申明毀廟制書

建昭五年

孝宣皇帝尊孝武廟曰世宗，損益之禮，不敢有與焉。他皆如舊制。

漢書孝成傳初上定選舉禮獨尊孝文廟爲太宗而孝武廟親未盡故未設上于是迺復申明之曰云云傳又載哀帝即位孔光何武奏言建昭五年制書與此同唯少末句

議律令詔

夫法令者所已抑暴扶弱欲其難犯而易避也今律令煩多而不約自典文者不能分明而欲羅元元之不逮斯豈刑中之意哉其議律令可蠲除輕減者條奏唯在便安萬姓而已

漢書刑法志元帝初立迺下詔

遣使循行天下詔

初元元年四月

朕承先帝之聖緒獲奉宗廟戰戰兢兢聞者地數動而未靜饑干天地之戒不知所繇方田作時朕憂蒸庶之失業臨遣光祿大夫襄等十二人循行天下存問耆老鰥寡孤獨困乏失職之民延登賢俊招顯側陋因覽風俗之化相守二千石誠能正躬努力宣明教化已親萬姓則六合之內和親庶幾虛無憂矣書不云乎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漢書元紀

免災民租賦詔

初元元年四月

關東今年穀不登民多困乏其令郡國被災害甚者毋出租賦江海陂湖圍池屬少府者已假貧民勿租賦賜宗室有屬籍者馬一

匹至二駟三老孝者帛五四弟者力田三匹鯉寡孤獨二匹吏民

五十戶牛酒

漢書元紀

節省詔

初元元年九月

聞者陰陽不調黎民饑寒無昌保治惟德淺薄不足昌充入舊皆之居其令諸宮館希御幸者勿縛治大僕減穀食馬水衡省肉食

獸

漢書元紀

令孔霸奉孔子祀詔

初元元年

其令師襄成君關內侯霸昌所食邑八百戶祀孔子焉

漢書孔光傳

災異求言詔

初元二年三月

蓋聞賢聖在位陰陽和風雨時日月光星辰靜黎庶康寧考終厥命今朕恭承天地託于公侯之上明不能燭德不能綏災異竝臻連年不息乃二月戊午地震于隴西郡毀落太上皇廟殿壁木飾壞敗猶道縣城郭官寺及民室屋壓殺人眾山崩地裂水泉湧出

一年地再動、天惟降災震驚朕師翼奉傳作躬治有大虧咎至于斯夙

夜兢兢不通大變深惟鬱悼未知其序閒者歲數不登元元困乏

不勝饑寒已陷刑辟朕甚閔之已詔吏虛倉廩開府減振拔貧民

郡國被地動災甚者無出租賦赦天下羣司其茂思天地之戒有

可蠲除減省已便萬姓首各條奏悉意陳朕過失毋有所諱丞相

御史中二千石舉茂材異等直言極諫之士朕將親覽焉漢書元

翼奉傳各有所見節令合錄之

又詔初元二年秋

歲比災害民有菜色慘怛于心已詔吏虛倉廩開府庫振救賜寒

者衣今秋禾麥頗傷一年中地再動北海水溢流殺人民陰陽不
和其咎安在公卿將何已憂之其悉意陳朕過靡有所諱漢書元

原蕭望之詔

初元三年秋

制詔丞相御史前將軍望之傳朕八年亡它罪過今事久遠識忘

難明其赦望之罪收前將軍光祿勳印綬

漢書昌黎之傳

賜蕭望之爵邑詔

初元三年冬

制詔御史國之將興尊師而重傳故前將軍望之傳朕八年道已
經書厥功茂焉其賜爵關內侯食邑八百戶給事中朝朔望坐次

將軍

漢書元紀又
蕭望之傳

詔免諸葛豐

制詔御史城門校尉豐前與光祿勳堪光祿大夫猛在朝之時數
稱言堪猛之美豐前爲司隸校尉不順四時修法度專作苛暴已
獲虛威朕不忍下吏已爲城門校尉不內省諸己而反怨堪猛已
求報舉告案難證之辭暴揚難驗之罪毀譽恣意不顧前言不信
之大者也朕憐豐之耆老不忍加刑其免爲庶人

漢書諸葛豐傳

左遷周堪張猛詔

豐言堪猛貞信不立朕聞而不治又惜其材能未有所效其左遷

堪爲河東太守猛槐里令

漢書劉向傳

罷珠厔郡詔初元三年春

珠厔虜殺吏民，背叛爲逆。今廷議者或言可擊，或言可守，或欲棄之。其指各殊。朕日夜惟思議者之言，羞威不行，則欲誅之。狐疑辟難，則守屯田，通于時變，則憂萬民。夫萬民之饑餓與遠蠻之不討，危孰大焉？且宗廟之祭凶年不備，況乎辟不嫌之辱哉？今關東大困，倉庫空虛，無呂相贍，又呂動兵，非特勞民，凶年隨之。其罷珠厔郡民有慕義，欲內屬，便處之，不欲勿彊。

漢書賈捐之傳又見後漢鮑卑傳

赦詔初元三年四月

迺者火灾降于孝武園館，朕戰栗恐懼，不燭變異，咎在朕躬，羣司又未肯極言朕過。已至于斯，將何呂寤焉？百姓仍遭凶阨，無呂相振加。呂煩擾虐苛，吏拘牽，虛徵文不得，永終性命。朕甚閼焉，其故

天下

漢書元紀

求言詔

初元三年六月

蓋聞安民之道、本繇陰陽。開者陰陽錯謬、風雨不時、朕之不德、庶幾羣公有敢言朕之過者。今則不然、媿合苟從、未肯極言。朕甚閼焉、永惟烝庶之飢寒、遠離父母妻子、勞于非業之作、衛于不居之宮、恐非所已。佐陰陽之道也。其罷甘泉建章宮衛令就農、百官各省費條奏。母有所諱、有司勉之。母犯四時之禁、丞相御史舉天下明陰陽災異者各三人。

漢書
元紀

因災異改行新政詔

初元五年四月

朕之不逮、序位不明、眾僚久慮未得其人、元元失望。上感皇天、陰陽爲變、咎流萬民。朕甚懼之、迺者關東連遭災害、飢寒、疾疫、夭不終命、詩不云乎。凡民有喪、匍匐救之。其令大官母日殺、所具各減半、乘輿殊馬無乏正事而已。罷角抵、上林宮館、希御幸者、齊三服官、北假田官鹽鐵官常平倉、博士弟子母置員、召廣學者賜宗室。

子有屬籍者馬一匹至二駟三老孝者帛人五四弟者力田三四
鯉寡孤獨二匹吏民五十戶牛酒

漢書元紀

詔條責丞相御史

惡吏負賊妄意良民至亡辜死或盜賊發吏不亟追而反繫亡家
後不敢復告呂故寢廣民多冤結州郡不理連上書者交于闕廷
二千石選舉不實是呂在位多不任職民田有災害吏不肯除收
趣其租呂故重困關東流民飢寒疾疫已詔吏轉漕虛倉廩開府
藏相振救賜寒者衣至春猶恐不贍今丞相御史將欲何施呂塞
此咎悉意條狀陳朕過失

漢書子定國傳

復詔條責丞相御史

永光元年

郎有從東方來者言民父子相棄丞相御史案事之吏匿不言耶
將從東方來者加增之也何呂錯繆至是欲知其實方今年歲未
可預知也卽有水旱其憂不細公卿有可呂防其未然救其已然

者不各已誠對母有所諱

漢書定國傳

赦詔永光元年三月

五帝三王任賢使能臣登至平而今不治者豈斯民異哉咎在朕之不明亡臣知賢也是故王人在位而吉士雍蔽重臣周秦之弊民漸薄俗去禮義觸刑法豈不哀哉繇此觀之元元何辜其赦天下令厲精自新各務農畝無田者皆假之貸種食如貧民賜吏六百石已上爵五大夫勤事吏二級爲父後者民一級女子百石牛酒鰥寡孤獨高年帛

漢書元紀

大赦詔永光二年二月

蓋聞唐虞象刑而民不犯殷周法行而姦軌服今朕獲承高祖之洪業託位公侯之上夙夜戰栗永惟百姓之急未嘗有忘焉然而陰陽未調三光晦昧元元大困流散道路盜賊竝興有司又長殘賊失牧民之術是皆朕之不明政有所虧咎至于此朕甚自恥爲

民父母若是之薄謂百姓何其大赦天下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鱣寘狐獨高年三老孝弟力田帛又賜諸侯王公主列侯黃金中二千石呂下至中都官長吏各有差吏六百石呂上爵五大夫勤事吏各二級

漢書元紀

日食詔

永光二年三月

朕戰戰栗栗夙夜思過失不敢荒怠惟陰陽不調未燭其咎裏敕公卿曰望有效至今有司執政未得其中施與禁切未合民心暴猛之俗彌長和睦之道日衰百姓愁苦靡所錯躬是已氣邪歲增侵犯太陽正氣湛掩日久奪光迺壬戌日有蝕之天見大異召戒朕躬朕甚悼焉其令內郡國舉茂材異等賢良直言之士各一人

漢書元紀

赦詔

永光二年六月

聞者連年不收四方咸困元元之民勞于耕耘又亡成功困于饑饉

饉亡已相救朕爲民父母德不能覆而有其刑甚自傷焉其赦天

下漢書元紀

封馬奉世關內侯詔

永光二年

羌虜桀黠賊害吏民攻隴西府寺燔燒置亭絕道橋甚逆天道左將軍光祿勳奉世前將兵征討斬捕首虜八千餘級鹵馬牛羊已萬數賜奉世爵關內侯食邑五百戶黃金六十斤漢書馬奉世傳

留屯田

永光二年冬

羌虜破散創艾亡逃出塞其罷吏士頗留屯田要害處

漢書馬奉世傳上曰

責吏詔

永光三年十一月

迺者己丑地動中冬雨水大霧盜賊竝起吏何不已時禁咎悉意

對漢書元紀

赦詔

永光四年二月

朕存至尊之重不能燭理百姓寢遭凶咎加已邊竟不安師旅在

外賦斂轉輸元元騷動窮亡聊犯法抵罪夫上失其道而繩下
呂深刑朕甚痛之其赦天下所貸貧民勿收責

漢書永光四年六月

日蝕求言詔

漢書元紀

蓋聞明王在上忠賢布職則羣生和樂方外蒙澤今朕昧于王道
夙夜憂勞不通其理靡瞻不眩靡聽不惑是呂政令多還民心未
得耶說空進事亡成功此天下所著聞也公卿大夫好惡不同或
緣姦作邪侵削細民元元安所歸命哉迺六月晦日有蝕之詩不
云乎今此下民亦孔之哀自今呂來公卿大夫其勉思天戒慎身
修永已輔朕之不逮直言盡意無有所諱

漢書元紀

徵周堪詔

永光四年六月

河東太守堪先帝賢之命而傅朕資質淑茂道術通明論議正直
秉心有常發憤惄惄信有憂國之心已不能阿尊事貴孤特寡助
抑厭遂退卒不克明往者眾臣見異不務自修深惟其故而反曉

昧說天託咎此人朕不得已出而試之已彰其材堪出之後大變
仍臻眾亦嘿然堪治未期年而三老官屬有識之士詠頌其美使
者過郡靡人不稱此固足已彰先帝之知人而朕有已自明也俗
人乃造端作基非議詆欺或引幽隱非所宜明意疑已類欲已陷
之朕亦不取也朕迫于俗不得專心乃者天著大異朕甚懼焉今
堪年衰歲暮恐不得自信排于異人將安究之哉其徵堪詣行在

所漢書劉向傳

議罷郡國廟詔

永光四年十月

朕聞明王之御世也遭時爲法因事制宜往者天下初定遠方未
賓因嘗所親已立宗廟益建威銷萌一民之至權也今賴天地之
靈宗廟之福四方同軌蠻貊貢職久遵而不定令疏遠卑賤共承
尊祀殆非皇天祖宗之意朕甚懼焉傳不云乎吾不與祭如不祭
其與將軍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郎議漢書韓玄成傳

初陵勿置縣邑詔 永光四年十月

安土重遷黎民之性骨肉相附人情所願也頃者有司緣臣子之義奏徙郡國民已奉園陵令百姓遠棄先祖墳墓破業失產親戚別離人懷思慕之心家有不安之意是已東垂被虛耗之害關中有無聊之民非久長之策也詩不云乎民亦勞止迄可小康惠此中國已綏四方今所爲初陵者勿置縣邑使天下咸安土樂業亡有動搖之心布告天下令明知之

漢書元紀

議毀廟詔 永光四年十一月

蓋聞明王制禮立親廟四祖宗之廟萬世不毀所已明尊祖敬宗著親親也朕獲承祖宗之重惟大禮未備戰栗恐懼不敢自顙其與將軍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

漢書韋玄成傳

正毀廟遷主禮儀詔 永光五年

蓋聞王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尊尊之大義也存親廟四親親之至

恩也。高皇帝爲天下誅暴除亂，受命而帝，功莫大焉。孝文皇帝國爲代王，諸呂作亂，海內搖動，然羣臣黎庶靡不壹意北面而歸心，猶謙辭固讓，而後卽位，削亂秦之迹，興三代之風，是卽百姓晏然，咸獲嘉福，德莫盛焉。高皇帝爲漢大祖，孝文皇帝爲大宗，世世承祀，傳之無窮。朕甚樂之。孝宣皇帝爲孝昭皇帝後，于義一體。孝景皇帝廟及皇考廟，皆親盡其正禮儀。漢書韋玄成傳

赦甘延壽陳湯矯制罪詔

建昭四年正月

匈奴郅支單于，背畔禮義，畱殺漢使者，吏士甚逆道理。朕豈忘之哉？所曰優游而不征者，重動師眾，勞將率，故隱忍而未有云也。今延壽、湯睹便宜，乘時利，結城郭諸國，擅興師，矯制而征之，賴天地宗廟之靈，誅討郅支單于，斬獲其首，及閼氏貴人名王，已下千數。雖踰義干法，內不煩一夫之役，不開府庫之藏，因敵之糧，已贍軍用，立功萬里之外，威震百蠻，名顯四海，爲國除殘，兵革之原息，邊

竟得已安然猶不免死亡之患罪當在于奉憲朕甚閔之其赦延

壽湯罪勿治

漢書陳湯傳

遣使循行天下詔

建昭四年四月

朕承先帝之休烈夙夜栗栗懼不克任閒者陰陽不調五行失序百姓饑饉惟蒸庶之失業臨遣諫大夫博士賞等二十一人循行天下存問耆老鰥寡孤獨乏困失職之人舉茂材特立之士相將九卿其帥意毋忘使朕獲觀教化之流焉

漢書元紀

赦詔

建昭五年三月

蓋聞明王之治國也明好惡而定去就崇敬讓而民興行故法設而民不犯令施而民從今朕獲保宗廟兢兢業業匪敢解怠德薄明晦教化淺微傳不云虛百姓有過在予一人其赦天下賜民爵

一級女子百戶牛酒三老孝弟力田帛

漢書元紀

禁妨農詔

建昭五年三月

方春農桑興百姓戮力自盡之時也故是月勞農勸民無使後時今不良之吏覆案小罪徵召證案興不急之事日妨百姓使失一時之作亡終歲之功公卿其明察申敕之

漢書元紀

改元竟鹽詔

竟鹽元年正月

匈奴郅支單于背叛禮義既伏其辜虜韓邪單于不忘恩德鄉慕禮義復修朝賀之禮願保塞傳之無窮邊垂長無兵革之事其改元爲竟鹽

漢書元紀

己張譚爲御史大夫詔

竟鹽元年三月

剛強堅固確然亡欲大鴻臚野王是也心辨善辭可使四方少府五鹿充宗是也廉絜節儉太子少傅張譚是也其呂少傅爲御史大夫

漢書馮奉世附傳

敕東平王傅相詔

夫人之性皆有五常及其少長耳目牽于眷欲故五常銷而邪心

作情亂其性、利勝其義、而不失厥家者、未之有也。今王富于春秋氣力、勇武獲師傅之教、淺加召少所聞見、自今召來、非五經之正術、敢召游獵非禮道王者、輒召名聞。漢書宣元六王傳

聖書勞馮奉世且讓之

永光二年

皇帝問將兵右將軍甚苦暴露、羌虜侵邊境殺吏民甚逆天道、故遣將軍帥士大夫行天誅。召將軍材質之美、奮精兵誅不軌百下百全之道也。今乃有畔敵之名、大爲中國羞。召昔不閑習之故邪。召恩厚未洽、信約不明也。朕甚怪之。上書言羌虜依深山多徑道、不得不分部遮要害、須得後發營士足。召決事部署已定、數不可復置。大將聞之前爲將軍兵少不足自守、故發近所騎、日夜詣、非爲擊也。今發三輔河東弘農越騎迹射佽飛、設羽林孤兒及呼速奚等種方急遣、且兵凶器也、必有成敗者、患策不豫定、料敵不審也。故復遺舊武將軍、兵法曰：大將軍出必有偏裨所。召揚威武參

計策將軍又何疑焉夫愛吏士得眾心舉而無悔禽敵必全將軍之職也若乃轉輸之費則有司存將軍勿憂須奮武將軍兵到合擊羌虜

漢書馮奉世傳

賜淮陽王欽璽書

建昭

皇帝問淮陽王有司奏王舅張博數遺王書非毀政治謗訕天子
襃舉諸侯稱引周湯已謂惑王所言尤惡悖逆無道王不舉奏而
多與金錢報已好言臯至不赦朕惻焉不忍聞爲王傷之推原厥
本不祥自博惟王之心匪同于凶已詔有司勿治王事遣諫大夫
駿申諭朕意詩不云乎靖恭爾位正直是與王其勉之

漢書宣元王傳

敕諭東平王宇璽書

皇帝問東平王益聞親親之恩莫重于孝尊尊之義莫大于忠故
諸侯在位不驕已致孝道制節謹度已翼天子然後富貴不離于
身而社稷可保今聞王自修有闕本朝不和流言紛紛謗自內興

朕甚憮焉爲王懼之詩不云乎母念爾祖述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朕惟王之春秋方剛忽于道德意有所移忠言未納故臨遣太中大夫子螭諭王朕意孔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王其深維孰思之無違朕意

漢書宣元六王傳

賜東平王太后璽書

皇帝使諸吏宦者令承問東平王太后朕有聞王太后少加意焉夫福善之門莫美于和睦患咎之首莫大于內離今東平王出襁褓之中而託于南面之位如呂年齒方剛涉學日寡驚忽臣下不自它于太后已是之間能無失禮義者其唯聖人乎傳曰父爲子隱直在其中矣王太后明察此意不可不詳閨門之內母子之間同氣異息骨肉之恩豈可忽哉豈可忽哉昔周公戒伯禽曰故舊無大故則不可棄也母求備于一人夫曰故舊之恩猶忍小惡而況此乎已遣使者諭王王既悔過服罪太后寬忍已貴之後宜不

政王太后強餐止思念慎疾自愛

漢書宣元六王傳

賜諸葛豐書

夫司隸者刺舉不法善善惡惡非得顚之也免處中和順經術意

漢書諸葛豐傳

報貢禹

朕已生有伯夷之廉史魚之直守經據古不阿當世攀躉于民俗之所寡故親近生幾參國政今未得久聞生之奇論也而云欲退意豈有所恨與將在位者與生殊乎往者嘗令金敞語生欲及生時祿生之子既已諭矣今復云子少夫已王命辨護生家雖百子何已加傳曰亡懷士何必思故鄉生其強飯慎疾已自輔

漢書貢禹傳

報于定國

永光元年

君相朕躬不敢怠息萬方之事大錄于君能無過者其唯聖人方全承周秦之敝俗化陵夷民寡禮誼陰陽不調災咎之發不爲一

端而作、自聖人推類。呂記不敢專也。況于非聖者乎。日夜惟思所

呂未能盡明。經曰萬方有罪。罪在朕躬。君雖任職。何必顯焉。其勉

察郡國守相郡牧。非其人者。毋令久賊民。永執綱紀。務悉聰明。強

食慎疾。

漢書于定國傳。定國上書自効歸侯印。乞骸骨。上報。

詰問賈捐之

初元三年春

珠厓內屬爲郡久矣。今背叛逆節。而云不當擊。長蠻夷之亂。虧先

帝功德。經義何呂處之。

漢書賈捐之傳。初元元年。珠厓又反。遷乍不定。捐之建議。呂爲不當擊。上使侍中駢

馬都尉樂昌侯王商詰問捐之。

使許嘉口諭呼韓邪單于

建昭

單于上書願罷北邊。吏士屯戍子孫世世保塞。單于鄉慕禮義。所呂
爲民計者甚厚。此長久之策也。朕甚嘉之。中國四方皆有關梁障
塞。非獨呂備塞外也。亦呂防中國姦邪放縱出爲寇害。故明法度。
呂專眾心也。敬諭單于之意。朕無疑焉。爲單于怪其不罷。故使大

司馬車騎將軍嘉曉單于

漢書匈奴傳下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濤校纂

全漢文卷七終

全漢文卷八

烏程嚴可均校輯

成帝

帝諱驁，字太孫。元帝太子，竟鹽元年六月卽位，改元七，建始，河平、陽朔、鴻嘉、永始、元延、綏和在位二十六年。謚曰孝成皇帝。廟號統宗。

徙陳湯制

永始元年

廷尉增壽當是湯前有討郅支單于功其免湯爲庶人徙邊。漢書陳湯傳

徙解萬年制

故將作大匠萬年，佞邪不忠，妄爲巧詐，多賦斂煩絲役，興卒暴之，卒徒蒙辜死者連屬，毒流眾庶，海內怨望。雖蒙赦令，不宜居京師。漢書陳湯傳

湯傳

陳

成音

大赦詔

建始元年二月

適者火災降於祖廟、有星孛於東方、始正而虧、咎孰大焉。書云：惟先假王正厥事。羣公孜孜帥先百寮輔朕不遠。崇寬大長和睦。凡事恕已毋行苛刻。其大赦天下使得自新。

漢書
成紀

赦罪減賦詔

建始二年正月

適者徙秦時后土于南郊北郊。朕親傷躬郊祀上帝、皇天報應。神光並見。三輔長無共張繇役之弊。赦奉郊縣長安長陵及中都官耐罪徒減天下賦錢算四十。

漢書
成紀

遣使循行天下詔

建始三年九月

適者郡國被水災流殺人民多至千數京師無故訛言大水至吏民驚恐奔走乘城殆苛暴深刻之吏未息元元冤失職者眾遣諫大夫林等循行天下

漢書

舉賢良方正詔

建始三年十二月

漢書

蓋聞天生眾民不能相治爲之立君臣統理之君道得則艸木昆蟲咸得其所人君不德謫見天地災異興發臣告不治朕涉道日寡舉錯不中乃戊申日蝕地震朕甚懼焉公卿其各思朕過失明白陳之女無而從退有後言丞相御史與將軍列侯中二千石及內郡國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詣公車朕將覽焉漢書成紀

詔有司復東平削縣

蓋聞仁君親親古之道也前東平王有闕有司請廢朕不忍又請削朕不敢專惟王之至親未嘗忘於心今聞王改行自新尊修經術親近仁人非法之求不㠭奸吏朕甚嘉焉傳不云乎朝曰過夕改君子與之其復前所削縣如故漢書宣元六王傳

加秩王尊詔

建始四年

制詔御史東郡河水盛長毀壞全隄未決三尺百姓惶恐奔走太守身當水衝履咫尺之難不避危殆已安眾心吏民復還就作水

不爲災、朕甚嘉之、秩尊中二千石、加賜黃金二十斤、

漢書王
禱傳

改元河平詔

河平元年三月

河決東郡流漂二州校尉王延世隄塞輒平其改元爲河平賜天

下吏民爵各有差

漢書
成紀

東郡河決流漂二州校尉延世隄防三旬立塞其呂五年爲河平
元年卒治河者爲著外繇六月惟延世長於計策功費約省用力

日寡朕甚嘉之其呂延世爲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賜爵關內侯

黃金百斤

漢書
成志

日蝕求言大赦詔

河平元年四月

朕獲保宗廟戰戰栗栗未能奉稱傳曰男敎不修陽事不得則日
爲之蝕天著厥異幸在朕躬公卿大夫其勉悉心呂輔不逮百寮
各脩其職惇任仁人退遠殘賊陳朕過失無有所諱大赦天下

漢書

免丞相王商詔

河平四年

制詔御史、蓋丞相呂德輔翼國家、典領百寮、協和萬國、爲職任莫重焉。今梁昌侯商爲丞相、出入五年、未聞忠言嘉謀、而有不忠執左道之辜、陷於大辟、前商女弟、內行不脩、奴賊殺人、疑商教使爲商重臣、故抑而不窮。今或言商不呂自悔、而反怨懟、朕甚傷之。惟商與先帝有外親、未忍致于理。其赦商罪、使者收丞相印綬。漢書王商傳

議減省律令詔

河平中

甫刑云、五刑之屬三千、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今大辟之刑、千有餘條、律令煩多、百有餘萬言、奇譯它比、日益滋、自明習者、不知所由、欲口曉諭眾庶、不亦難乎。於呂羅元元之民、天絕亡辜、豈不哀哉。其與中二千石、二千石博士及明習律令者、議減死刑及可蠲除、約省者、令較然易知、條奏書不云乎。惟刑之恤哉、其審核之務。

準古法、朕將盡心覽焉。

漢書刑法志

閔楚王被疾詔

河平中

蓋聞天地之性人爲貴、人之行莫大于孝。楚王囂素行孝順仁慈，之國召來二十餘年，孅介之過未嘗聞。朕甚嘉之。今迺遭命離于惡疾，夫子所痛曰：蔑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朕甚閔焉。夫行純茂而不顯異，則有國者將何助哉？書不云乎：用德章厥善。今王朝正月詔與子男一人俱，其召廣戚縣戶四千三百封其子勳爲廣戚侯。

漢書宣元六年王傳

順時令詔

陽朔二年春

昔在帝堯立羲和之官，命召四時之事，令不失其序。故書云：黎民於蕃時雍。明召陰陽爲本也。今公卿大夫或不信陰陽，薄而小之，所奏請多違時政。傳召不知周行天下，而欲望陰陽和調，豈不謬哉？其務順四時月令。

漢書成紀

舉博士詔
陽朔二年九月

古之立太學。將以傳先王之業。流化於天下也。儒林之官。四海淵原。宜皆明於古今。溫故知新。通達國體。故謂之博士。否則學者無述焉。爲下所輕。非所曰尊道德也。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丞相御史。其與中二千石。二千石雜舉可充博士位者。使卓然可觀。漢書

勸農詔
陽朔四年正月

夫洪範八政。食爲首。斯誠家給刑錯之本也。先帝劭農。薄其租稅。寵其強力。令與孝弟同科。聞者民彌惰息。鄉本者少。趨末者眾。將何以矯之。方東作時。其令二千石勉勸農桑。出入阡陌。致勞來之書。不云乎。服田力齒。乃亦有秋。其勗之哉。漢書

封王音爲安陽侯詔

陽朔四年

車騎將軍音。宿衛忠正。勤勞國家。前爲御史大夫。已外親宜典兵。

馬入爲將軍、不獲宰相之封、朕甚慊焉、其封音爲安陽侯、食邑與五侯等、俱三千戶、

漢書元
后傳

治冤獄詔

鴻嘉元年二月

朕承天地、獲保宗廟、明有所蔽、德不能綏、刑罰不中、眾冤失職、揭闕告訴者不絕、是呂陰陽錯謬、寒暑失序、日月不光、百姓蒙辜、朕甚閔焉、書不云乎、卽我御事、罔克耆壽、咎在厥躬、方春生長時、臨遣諫大夫理等、舉三輔三河弘農冤獄、公卿大夫刺史、明申敕守相、稱朕意焉、其賜天下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加賜鰥寡孤獨高年帛、逋貸未入者勿收、

漢書成紀

封丙吉孫詔

鴻嘉元年六月

制詔丞相御史、蓋聞褒功德、繼絕統所、呂重宗廟、廣賢聖之路也、故博陽侯吉、呂舊恩有功而封、今其祀絕、朕甚憐之、夫善善及子孫、古今之通誼也、其封吉孫中郎將關內侯昌爲博陽侯、奉吉後

漢書兩
古傳

封史丹爲武陽侯詔

鴻嘉元年

夫褒有德賞元功古今通義也左將軍丹往時導朕呂忠正秉義

醇臺

舊德茂焉其封丹爲武陽侯國東海鄰之武彊聚戶千一百

漢書史

選賢詔

鴻嘉二年三月

古之選賢傳納呂言明試呂功故官無廢事下無逸民教化流行風雨和時百穀用成眾庶樂業咸呂康寧朕承鴻業十有餘年數遭水旱疾疫之災黎民婁困於饑寒而望禮義之興豈不難哉朕既無呂率道帝王之道呂陵夷意迺招賢選士之路鬱滯而不通與將舉者未得其人也其舉敦厚有行義能直言者冀聞切言嘉謀匡朕之不逮

漢書成紀

恤民詔

鴻嘉四年正月

數敕有司務行寬大而禁苛暴訖今不改一人有辜舉宗拘繫農民失業怨恨者眾傷害和氣水旱爲災關東流冗者眾青幽冀部尤劇朕甚痛焉未聞在位有惻然者孰當助朕憂之已遣使者循行郡國被災害什四召上民貲不滿三萬勿出租賦逋貸未入皆勿收流民欲入關輒籍內所之郡國謹遇召理務有召全活之思

稱朕意

漢書成紀

罷昌陵詔

永始元年七月

朕執德不固謀不盡下過聽將作大匠萬年言昌陵三年可成作治五年中陵司馬殿門內尚未加功天下虛耗百姓罷勞客土疏惡終不可成朕惟其難怛然傷心夫過而不改是謂過矣其罷昌陵及故陵勿徙更民令天下毋有動搖之心

漢書成紀

龍見日蝕詔

永始二年二月

迺者龍見于東萊日有蝕之天晉變異召顯朕郵朕甚懼焉公卿

申敕百寮深思天誠有可省減便安百姓者條奏所振貸貧民勿

收漢書成紀

吏民助振贍者賜爵詔

永始二年正月

關東比歲不登吏民口義收食貧民入穀物助縣守振贍者已賜直其百萬口上加賜爵右更欲爲吏補三百石其吏也遷二等其三十萬口上賜爵五大夫吏亦遷二等民補郎十萬口上家無出租賦三歲萬錢口上一年

漢書成紀

封涪于長等詔

永始二年十二月

前將作大匠萬年佞邪不忠知昌陵卑下不可爲萬歲居奏請營作建置郭邑妄爲巧詐積土增高多賦斂煩繇役興卒暴之作卒徒蒙辜死者連屬百姓罷極天下匱竭常侍閑前爲大司農中丞數奏昌陵不可成侍中衛尉長數白宜早止徙家反故處朕口長言下聞章公卿議者皆合長計首建至策闕典主省大費民口康

寧、閔前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其賜長爵關內侯食邑千戶、閔五百戶、萬年佞邪不忠、毒流眾庶、海內怨望、至今不息、雖蒙赦令、不宜居京師、其徙萬年敦煌郡。漢書成紀又見陳湯傳

遣使循行詔

永始三年正月

天災仍重、朕甚懼焉、惟民之失職、臨遣太中大夫嘉等循行天下、存問耆老、民所疾苦、其與部刺史舉惇樸遜讓有行義者各一人。

漢書成紀

詔有司

永始四年六月

迺者地震京師、火災婁降、朕甚懼之、有司其悉心明對厥咎、朕將親覽焉。漢書成紀

禁奢侈詔

永始四年六月

聖王明禮制、序尊卑、異車服、曰章有德、雖有其財、而無其尊、不得踰制、故民興行上義而下利、方今世俗奢僭罔極、靡有厭足、公

卿列侯親屬近臣四方所則未聞脩身遵禮同心憂國者也或迺
奢侈逸豫務廣第宅治園池多畜奴婢被服綺縠設鐘鼓備女樂
車服嫁娶葬埋過制吏民慕效寢呂成俗而欲望百姓儉節家給
人足豈不難哉詩不云乎赫赫師尹民具爾瞻其申敕有司目漸
禁之青綠民所常服且勿止列侯近臣各自省改司隸校尉察不
變者漢書成紀

李星見求直言詔元延元年七月

迺者日蝕星隕謫見于天大異重仍在位默然罕有忠言今李星
見于東井朕甚懼焉公卿大夫博士議郎其各悉心惟思變意明
已經對無有所諱與內郡國舉方正能直言極諫者各一人北邊
二十二郡舉勇猛知兵法者各一人漢書成紀

還許旦及親屬詔

元延四年

蓋聞仁不遺遠誼不忘親前平安剛侯夫人識坐大逆罪家屬幸

蒙赦令歸故都。朕惟平恩戴侯先帝外祖魂神廢棄莫奉祭祀。念之未嘗忘於心。其還平恩侯旦及親屬在山陽郡者。漢書外戚孝成許后傳還馮參詔。

元延四年

中山孝王短命早薨。願召舅宜鄉侯參爲關內侯歸家。朕甚愍之。其還參京師。召列侯奉朝請。

漢書馮奉世附傳
又見宣元六年王傳

立定陶王欣爲皇太子詔。

綏和元年二月

朕承太祖鴻業。奉宗廟二十五年。德不能綏理。宇內百姓怨望者眾。不蒙天祐。至今未有繼嗣。天下無所係心。觀于往古近事之戒。禍亂之萌。皆繇斯焉。定陶王欣。於朕爲子。慈仁孝順。可召承天序。繼祭祀。其立欣爲皇太子。封中山王。舅諫大夫馮參爲宜鄉侯。益中山國三萬戶。召慰其意。賜諸侯王列侯金。天下當爲父後者實。

三老孝弟力田帛各有差。

漢書成紀

封孔吉詔。

綏和元年二月

蓋聞王者必存二王之後，所㠯通三統也。昔成湯受命，列爲三代。

而祭祀廢絕，考求其後，莫正孔吉。其封吉爲殷紹嘉矣。漢書成紀

報烏珠留若鞮單于詔

綏和元年

藩擅稱詔，從單于求地，法當死。更大赦二、今徙藩爲濟南太守，不

令當匈奴。漢書匈奴傳夏侯藩使匈奴求地單于遣使上書曰藩求地狀聞詔報單于

策許嘉

將軍家重身算，不宜㠯吏職自累。賜黃金二百斤。㠯特進侯就朝

位。漢書外戚傳王

白虎殿策方正直言

建始四年夏

天地之道何貴？王者之法何如？六經之義何上？人之行何先？取人之術何㠯？當世之治何務？各㠯經對。

漢書杜欽傳

賜王音策書

鴻嘉中

外家何甘樂禍敗，而欲自黥劓、相戮辱於太后前，傷慈母之心。㠯

全漢文卷八

周易

八

危亂國外家宗族彊上一身寢弱日久今將一施之君其召諸侯
令待府舍

漢書元后傳

冊免薛宣

永始二年六月

君爲丞相出入六年忠孝之行率先百僚朕無間焉朕旣不明變
異數見歲比不登倉廩空虛百姓饑饉流離道路疾疫死者已萬
數人至相食盜賊並興羣職曠廢是朕之不德而股肱不良也迺
者廣漢羣盜橫恣殘賊吏民朕惻然傷之數日間君君對輒不如
其實西州鬲絕幾不爲郡三輔賦斂無度酷吏並緣爲姦侵擾百
姓詔君案驗復無欲得事實之意九卿已下咸承風指同時陷于
謾欺之辜咎繇君焉有司法君領職解嫚開謾欺之路傷薄風化
無已帥示四方不忍致君于理其上丞相高陽侯印綬罷歸

漢書薛宣

賜史丹策

永始中

傳

左將軍寢病不衰願歸治疾朕愍呂官職之事久畱將軍使躬不
瘳使光祿勳賜將軍黃金五十斤安車駟馬其上將軍印綬宜專
精神務近醫藥呂輔不衰

漢書史丹傳

賜翟方進冊綏和二年二月

皇帝問丞相君有孔子之慮孟賁之勇朕嘉與君同心一意庶幾
有成惟君登位於今十年災害並臻民被饑僅加呂疾疫漏死關
門社閭失國守備盜賊黨輩吏民殘賊毆殺良民斷獄歲歲多前
上書言事交錯道路懷姦朋黨相爲隱蔽皆亡忠慮羣下兇兇更
相嫉妬其咎安在觀君之治無欲輔朕富民便安元元之念聞者
郡國穀雖頗孰百姓不足者尚眾前去城郭未能盡還夙夜未嘗
忘焉朕惟往時之用與今一也百寮用度各有數君不量多少一
聽羣下言用度不足奏請一切增賦稅城郭墳及園田過更算馬
牛羊增益鹽鐵變更無常朕既不明隨奏許可後議者曰爲不便

制詔下君。君云賣酒醪後請止未盡月復奏議令賣酒醪朕誠怪君何持容容之計無忠固意將何㠭輔朕帥導羣下而欲久蒙顯尊之位豈不難哉傳曰高而不危所㠭長守貴也欲退君位尚未忍君其孰念詳計塞絕姦原憂國如家務便百姓㠭輔朕朕旣已改君其自思強食慎職使尚書令賜君上尊酒十石養牛一君審處焉漢書翟方進傳發惑守心大臣宜當之上遂賜冊方進卽日自殺

賜趙婕妤書

問飛燕趙婕妤夫人有誠必應㠭實憤懣充中必形於色詩云鼓鐘于宮聲聞于天猶此言之眞偽之效難㠭欺矣夫君子貴素文足通殷勤而已亦何必華辭哉自己親婕妤異于他人故不能無言亦不㠭深相過望前數㠭顏色不平應對舒遲爲謔卒不能自改婕妤方見親幸之時老母在堂兩弟皆簪金貂並侍於側同列比舍豈不謂婕妤妹弟尊幸哉今遇蒙謔獨謂老親兩弟何御覽一百

荅趙皇后

因聞來奏喜慶交集夫妻之私義均一體社稷之重嗣續其先姪體方初保綏宜厚藥有性者勿舉食無毒者可親有怨求上無煩牋奏口授官使可矣秦醉趙飛燕別傳

報匡衡

初卽位

君已道德脩明位在三公先帝委政遂及朕躬君遵修法度勤勞公家朕嘉與君同心合意庶幾有成今司隸校尉尊妄詆欺加非於君朕甚憫焉方下有司問狀君何疑而上書歸侯乞骸骨是章朕之未燭也傳不云乎禮義不愆何恤人之言君其察焉專精神近醫藥強食自愛漢書成帝紀又見匡衡傳

報王鳳

初卽位

朕承先帝聖緒涉道未深不明事情是已陰陽錯繆日月無光赤

黃之氣充塞天下、咎在朕躬。今大將軍迺引過自予、欲上尚書事歸大將軍印綬罷大司馬官、是明朕之不德也。朕委將軍召事、誠欲庶幾有成、顯先祖之功德、將軍其專心固意、輔朕之不逮、毋有所疑。漢書元后傳

報張禹

朕召幼年執政萬機、擢失其中、君召道德爲師、故委國政、君何疑而數乞骸骨、忽忘雅素、欲避流言、朕無聞焉。君其固心致思、總秉諸事、推召孳孳、無違朕意、加賜黃金百斤、養牛上尊酒、大官致餐、侍醫視疾、使者臨問。漢書張禹傳

報許皇后

皇帝問皇后所言事、聞之、夫日者、眾陽之宗、天光之貴、王者之象、人君之位也。夫日陰而侵陽、虧其正體、是非下陵上、妻乘夫、賤踰貴之變與。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變異爲眾、莫若日蝕大。自漢興日

餌亦爲呂霍之屬見。自今揆之豈有此等之效與。諸侯拘迫漢制相執持之也。又安獲齊趙七國之難將相大臣襄誠秉忠惟義是從。又惡有上官博陸宣成之謀若夫徒步豪傑非有陳勝項梁之羣也。匈奴夷狄非有冒頓郅支之倫也。方外內鄉百蠻賓服殊俗慕義八州懷德雖使其懷挾邪意猶不足憂又況其無乎求於夷狄無有求於臣下無有微後宮也當何日塞之日者建始元年正月白氣出於營室營室者天子之後官也正月於尚書爲皇極皇極者王氣之極也白者西方之氣其於春當廢今正於皇極之月興廢氣於後官視后妾無能懷任保全者。自著繼嗣之徵賤人將起也至其九月流星如瓜出於文昌貫紫宮尾委曲如龍臨於鈞陳此又章顯前尤著在內也其後則有北宮井溢南流逆理數郡水出流殺人民後則訛言相傳驚震女童入殿咸莫覺知夫河者水陰四瀆之長今乃大洩沒漂陵邑斯昭陰盛盈溢違經絕紀

之應也。迺昔之月，鼠巢於樹，野鵠變色。五月庚子，鳥焚其巢太山之域。易曰：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于易凶。言王者處民上，如鳥之處巢也。不顧卽百姓，百姓畔而去之。若鳥之自焚也，雖先使意說笑，其後必號而無及也。百姓喪其君，若牛亡其毛也。故稱囚。泰山王者易姓告代之處，今正於岱宗之山，甚可懼也。三月癸未，大風自西搖祖宗寢廟，揚裂帷席，折拔樹木，頓僵車輦，毀壞檻屋，災及宗廟，足爲寒心。四月己亥朔日蝕，東井轉旋且索，與旣無異已。猶戊也亥復水也，明陰咸咎在內。於戊己虧君體著絕世於皇極，顯禍敗及京都。於東井變怪眾備末重益大來，數益甚成形之禍。月呂迫切不救之患，日寢婁深咎敗灼灼，若此豈可已哉。書云：高宗形日，粵有雊雉。祖己曰：惟先假王正厥事。又曰：雖休勿休，惟敬五刑。呂成三德，卽飭撤房及掖庭耳。今皇后有所疑，便不便其條制，使大長秋來白之，吏拘於法，亦安足過。蓋矯枉者過，惟敬五刑，呂成三德，卽飭撤房及掖庭耳。今皇后有所疑，便

直古今同之。且財幣之省、特牛之祠、其於皇后所曰扶助德美爲
華寵也。咎根不除、災變相襲、祖宗且不血食、何戴矣也。傳不云乎、
呂約失之者鮮審。皇后欲從其奢與、朕亦當法孝武皇帝也。如此
則甘泉建章可復興矣。世俗歲殊時變日化、遵事制宜、因時而移。
舊之非者、何可放焉。君子之道、樂因循而重改作。昔魯人爲長府、
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蓋惡之也。詩云、雖無老成人、
尚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已傾。孝文皇帝、朕之師也。皇太后、皇后
成法也。假使太后在彼時不如職、今見親厚、又惡可。呂踰平、皇后
其刻心秉德、毋違先后之制度、力誼勉行、稱順婦道、減省羣事、儉
約爲右。其孝東宮、母闕朔望、推誠永究、爰何不臧、養名顯行。呂息
眾讜、垂則列妾、使有法焉。皇后深惟母忽。漢書外戚孝成許后傳
于是省減椒房掖廷用度皇后選上疏上。于是

采劉向谷永之信。呂報。

報王鳳

陽朔初

朕秉事不明、政事多闕、故天變婁臻、咸在朕躬、將軍迺深引過自
予、欲乞骸骨而退、則朕將何嚮焉、書不云乎、公無困我、務專精神、
安心自持、期於亟瘳、稱朕意焉。漢書元后傳

報翟方進綏和元年十二月

定陵侯長已伏其辜、君雖交通、傳不云乎、朝過夕改、君子與之、君
何疑焉、其專心壹意、母怠醫藥、㠭自持。漢書翟方進傳

幼弱減死罪令

鴻嘉元年

年未滿七歲、賊鬪殺人及犯殊死者、上請廷尉㠭聞、得減死。漢書刑法志

鼎銘

綏和初

寇盜平、黃河清、鼎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漢文卷八終

全漢文卷九

烏程嚴可均校輯

哀帝

帝諱欣。元帝庶孫定陶恭王子。綏和元年徵立爲皇太子。二年四月卽位。改元二建平。元壽在位六年。謚曰孝哀皇帝。

尊定陶傅太后等詔

綏和二年五月

春秋母呂子貴。尊定陶太后曰恭皇太后。丁姬曰恭皇后。各置左右詹事。食邑如長信宮中宮。

漢書哀紀。又見孝元傳昭儀傳

罷樂府官詔

綏和二年六月

惟世俗奢泰文巧。而鄭衛之聲興。夫奢泰則下不孫而國貧。文巧則趨末背本者眾。鄭衛之聲興。則淫辟之化流。而欲黎庶敦朴家給。猶濁其源而求其清流。豈不難哉。孔子不云乎。放鄭聲。鄭聲淫。其罷樂府官。郊祭樂及古兵法武樂。在經非鄭衛之樂者。條奏別

屬他官

漢書禮樂志。接哀紀亦載此謂約文云鄭聲淫而亂樂聖王所放其罷樂府又見通典一百四十一

詔王莽

先帝委政於君而棄羣臣朕得奉宗廟誠嘉與君同心合意今君

移病求退召若朕之不能奉順先帝之意朕甚悲傷焉已詔尚書

待君奏事

漢書王莽傳莽上書乞骸骨哀帝遣尚書令詔莽

益封王根等詔

綏和二年六月

曲陽侯根前在位建社稷策侍中太僕安陽侯舜往時護太子家
導朕忠誠專壹有舊恩新都侯莽憂勞國家執義堅固庶幾與爲
治太皇太后詔休就第朕甚閔焉其益封根二千戶舜五百戶莽
三百五十戶召莽爲特進朝朔望又還紅陽侯立京師

漢書元后傳

益封河間王良詔

綏和二年六月

河間王良喪太后三年爲宗室儀表益封萬戶

漢書哀紀又見河間王德傳哀帝下

詔裏

議限列名田詔

綏和二年六月

制節謹度、呂防奢淫、爲政所先、百王不易之道也。諸侯王列侯公
主吏二千石、及豪富民、多畜奴婢、田宅亡限、與民爭利、百姓失職、
重困不足、其議限列。

漢書
哀紀

遣使循行水災詔

綏和二年秋

朕承宗廟之重、戰戰兢兢、懼失天心、間者日月亡光、五星失行、郡
國比比地動、迺者河南潁川部水出、流殺人民、敗壞廬舍、朕之不
德、民反蒙辜、朕甚懼焉、已遣光祿大夫循行、舉籍賜死者棺、錢人
三千、其令水所傷縣邑及他郡國災害什四、上民貲不滿十萬、
皆無出今年租賦。

漢書
哀紀

遣王根就國詔

綏和二年七月

先帝遇根況父子、至厚也、今迺背忘恩義、呂根嘗建社稷之策、膺
就國、免況爲庶人、歸故鄉、根及況父商所薦舉爲官者、皆罷。

漢書
元后

傳

益封王莽詔 紹和二年

新都侯莽憂勞國家執義堅固朕庶幾與爲治太皇太后詔莽就第朕甚閑焉其日黃郵聚戶三百五十益封莽位特進給事中朝

朔望見禮如三公車駕乘綠車從

漢書王莽傳

舉賢詔 建平元年二月

蓋聞聖王之治已得賢爲首其與大司馬列侯將軍中二千石州牧守相舉孝弟惇厚能直言通政事延于側陋可親民者各一人

漢書哀紀

免孫寶詔 建平初

制詔丞相大司空司隸寶奏故尚書僕射崇冤請獄治尚書令昌案崇近臣罪惡暴著而寶懷邪附下罔上已春月作訐欺遂其姦心蓋國之賊也傳不云乎惡利口之覆邦家其免寶爲庶人

漢書孫寶傳

傳

尊恭皇太后詔

建平二年四月

漢家之制推親親曰顯尊尊定陶恭皇之號不宜復稱定陶其尊恭皇太后曰帝太太后稱永信宮恭皇后曰帝太太后稱中安宮立恭皇廟于京師赦天下徒漢書哀紀又見外戚孝元傳昭儀傳有刪節

葬丁太后

建平二年六月

朕聞夫婦一體詩云穀則異室死則同穴昔季武子成寢杜氏之殯在西階下請合葬而許之附葬之禮自周興焉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孝子事亡如事存帝太后宜起陵恭皇之園漢書哀紀又見外戚定陶恭姬傳

大赦改元詔

建平二年六月

制詔丞相御史蓋聞尚書五日考終命言大運壹終更紀天元人元考文正理推歷定紀數如甲子也朕冒眇身入繼太祖承皇天

總百僚子元元未有應天心之效卽位出入三年災變數降日月失度星辰錯繆高下貿易大異運仍盜賊並起朕甚懼焉戰戰兢兢惟恐陵夷惟漢至今二百餘載麻紀開元皇天降非材之佑漢國再獲受命之符朕之不德曷敢不通夫受天之元命必與天下自新其大赦天下召建平二年爲太初元將元年號曰陳聖劉太平皇帝漏刻召百二十爲度布告天下使明知之漢書李尋傳又見京紀有刪節

又見文淵閣詞林

六百六十八

蠲除改元制書詔建平二年二月

朕獲保宗廟爲政不德變異屢仍恐懼戰栗未知所繇待詔夏賀良等建言改元易號增益漏刻可召永安國家朕信道不篤過聽賀良等言冀爲海內獲福卒無嘉應久旱爲災召問賀良等對當復改制度皆背經誼違聖制不合時宜夫過而不改是爲過矣六月甲子制書非赦令也皆蠲除之賀良等反道惑眾姦態當罰竟

皆下獄

漢書李尋傳
見哀紀有剛節

策詔王崇

建平三年九月

朕召君有累世之美，故踰列次，在位以來忠誠匡國，未聞所繙。反懷詐譖之辭，欲召攀救舊姻之家，大逆之辜，舉錯專恣，不遵法度，亡召示百僚，左遷爲大司農。

漢書王吉傳

封傅商爲汝昌侯詔

建平四年二月

朕幼而孤，皇太太后躬自養育，免于襁褓。教道召禮，至於成人，惠澤茂焉。欲報之德，燄天罔極。前迫號皇太太后父爲崇祖侯，惟念德報未殊。朕甚恧焉。侍中光祿大夫商，皇太太后父同產子，小自保大，恩義最親。其封商爲汝昌侯，爲崇祖侯後，更號崇祖爲汝昌

哀侯

漢書鄭崇傳

封董賢等詔

建平四年八月

朕居位以來，寢疾未瘳，反逆之謀，相連不絕。賊亂之臣，近侍帷帳，

前東平王雲與后謁祝詛朕使侍醫伍宏等內侍案脈幾危社稷殆莫甚焉昔楚有子玉得臣晉文爲之側席而坐近事汲黯折淮南之謀今雲等至有圖弑天子逆亂之謀者是公卿股肱莫能悉心務聰明自銷厥未萌之故賴宗廟之靈侍中駙馬都尉賢等發

覺召聞咸伏其辜書不云乎用德章厥善其封賢爲高安侯南陽

太守寵爲方陽侯左曹光祿大夫躬爲宜陵侯

漢書王嘉傳又息
弟寵因賢召聞封賢爲高安侯寵爲

方陽侯躬爲宜陵侯食邑各千戶

舉明習兵法詔

建平四年冬

聞者災變不息盜賊眾多兵革之徵或頗著見未聞將軍惻然深
自爲意簡練戎兵繕修干戈器用濫惡就當督之天下雖安忘戰
必危將軍與中二千石舉明習兵法有大慮者各一人將軍二人

詣公車

漢書息
夫躬傳

日蝕詔

元壽元年正月

朕獲保宗廟，石明不斂，夙夜憂勞，未遑寧息。惟陰陽不調，元元不贍，夫睹厥咎，虔敕公卿，庶幾有望。至今有司執法，未得其中。或上暴虐，假效獲名，溫良寬柔，陷於亡滅。是故殘賊彌長，和睦喪失。百姓愁怨，靡所錯躬。迺正月朔日有蝕之，厥咎不遠，在余一人。公卿大夫，其各悉心，勉師百寮，敦任仁人，黜遠殘賊，期于安民。陳朕之過失，無有所諱。其與將軍列侯中二千石舉賢良方正能直言者各一人。大赦天下。漢書哀紀

左遷母將隆詔

元壽元年

制詔丞相御史大夫交讓之禮興，則虞芮之訟息。隆位九卿，既無已匡朝廷之不逮，而反奏請與永信官爭貴賤之賈，程奏顯言眾莫不聞，舉錯不繇誼理，爭求之名自此始。無以示百寮，傷化失俗。自隆前有安國之言，左遷爲沛郡都尉。漢書母將隆傳

免傅嘉詔

元壽元年

前爲侍中、毀譖仁賢、誣憃大臣、令俊艾者久失其位、嘉領覆巧僞、挾姦罔上、崇黨罔蔽朝、傷善肆意、詩不云乎、讒人罔極、交亂四國、其免嘉爲庶人、歸故郡。漢書孔光傳

免息夫躬孫寵詔

元壽二年

漢書息夫躬傳

南陽太守方陽侯寵素亡廉聲、有酷惡之資、毒流百姓、左曹光祿大夫宜陵侯躬虛造詐譖之策、欲曰誣朝廷、皆交遊貴戚趨權門爲名、其免躬寵官遣就國。

漢書息夫躬傳

詔上計丞史歸告二千石

元壽二年

詔書殿下、禁吏無苛暴、丞史歸告二千石、順民所疾苦、急去殘賊、審擇良吏、無任苛刻、治獄決訟、務得其中、情詔憂百姓困於衣食、二千石帥勸農桑、思稱厚恩、有旨賑贍之、無煩撓奪民時、今日公卿呂下、務飭儉格、奢侈過制度、益甚、二千石身帥有呂化之民、究食者、請諭曰法、養視疾病、致醫藥、務治之、詔書無飾腐養、至今

未變、又更過度、甚不稱。歸告二千石、務省約如法。且案不改者、長吏已聞、宮寺鄉亭、漏敗墻垣、弛壞不治、無辨護者、不勝任。先自劾、不應法、歸告二千石聽。續漢百官志
注引漢舊儀

御史大夫敕上計丞吏

詔書殿下、布告郡國臣下、承宣無狀、多不究、百姓不蒙恩被化、守長吏到郡、與二千石同力爲民興利除害、務有己安之稱。詔書、都國有茂才不顯者、言殘民貪汙煩擾之吏、百姓所苦、務勿任用、方察不稱者、刑罰務於得中、惡惡止其身、選舉民侈過度、務有己化之間、今歲善惡、孰與往年、對上問、今年盜賊、孰與往年、得無有羣輩大賊、對上。

續漢百官志
注引漢舊儀

策免彭宣

建平元年十月
漢舊儀

有司數奏言、諸侯國人、不得宿衛。將軍不宜典兵馬、處大位。朕惟將軍任漢將之重、而子又前取淮陽王女、婚姻不絕、非漢之制。使

光祿大夫曼賜將軍黃金五十斤安車駟馬其上左將軍印綬呂關內侯歸家漢書彭宣傳

策免何武

建平初

君舉錯煩苛不合眾心孝聲不聞惡名流行無已率示四方其上大司空印綬罷歸就園漢書何武傳

策免師丹

建平初

夫三公者朕之腹心也輔善相遇匡率百僚和合天下者也朕旣不明委政於公閒者陰陽不調寒暑失常變異屢臻山崩地震河決泉涌流殺人民百姓流連無所歸心司空之職尤廢焉君在位出入三年未聞忠言嘉謀而反有朋黨相進不公之名乃者臣挺力田議改幣章示君君內爲朕建可改不疑臣君之言博考朝臣乃希眾雷同外已爲不便令觀聽者歸非於朕朕隱忍不宣爲君受愆朕疾夫比周之徒虛僞壞化寢臣成俗故屢召書飭君幾君

省過求己，而反不受退有後言。及君奏封事，傳於道路，布聞朝市。言事者曰：「爲大臣不忠，辜陷重辟，護虛采名，訪議匈匈，流於四方。」

腹心如此，謂疏者何？殆繆於二人同心之利焉。將何？曰：率示羣下，附親遠方，朕惟君位尊任重，慮不周密，懷謾迷國，進退違命，反覆異言，甚爲君恥之。非所。曰：君共承天地，永保國家之意。曰：君嘗託傳位，未忍考于理。已詔有司赦君勿治。其上大司空高樂侯印綬，罷歸。

漢書傳

策免傅喜

建平二年二月

君輔政出入三年，未有昭然匡朕不逮，而本朝大臣，遂其姦心。咎繇君焉。其上大司馬印綬就第。

漢書傳

策免孔光

建平二年四月

丞相者，朕之股肱，所與共承宗廟，統理海內，輔朕之不逮。已治天下也。朕既不明，災異重仍，日月無光，山崩河決，五星失行，是章朕

之不德而股肱之不良也。君前爲御史大夫，翼輔先帝，出入八年，卒無忠言嘉謀。今相朕出入三年，憂國之風復無聞焉。陰陽錯謬，歲比不登，天下空虛，百姓饑餓，父子分散，流離道路。召十萬數，而百官羣職曠廢，召姦軌放縱，盜賊並起，或攻官寺，殺長吏，數召問君，君無忧惕憂懼之意。對母能爲是，召羣卿大夫咸情哉？莫召爲意，咎由君焉。君秉社稷之重，總百僚之任，上無召匡朕之闕，下不能綏安百姓。書不云乎：毋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於虞君其上丞相博山侯印綬罷歸。漢書孔光傳

策蕭育

南郡盜賊羣輩爲害，朕甚憂之。召太守威信素著，故委南郡太守之官，期於爲民除害，安元元而已。亡拘于小文。漢書蕭望之附傳

冊免丁明

元壽元年九月

前東平王雲，貪欲上位，祠祭祝詛，雲后舅伍宏，召醫待詔，與校祕

書郎楊閼結謀反逆，禍甚迫切，賴宗廟神靈，董賢等已聞，咸伏其辜。將軍從弟侍中奉車都尉吳族父左曹屯騎校尉宣皆知宏及柳丹諸侯王后親而宣除用丹爲御屬，吳與宏交通厚善，數稱薦宏。宏呂附吳得興其惡心，因醫技進幾危社稷。朕呂恭皇后故，不忍有云。將軍位尊任重，既不能明威立義，折消未萌，又不深疾雲宏之惡，而懷非君上，阿爲宣吳，反痛恨雲等揚言爲羣下所免，又親見言伍宏善醫，死可惜也。賢等獲封極幸，嫉妒忠良，非毀有功，於戲傷哉。蓋君親無將，將而誅之，是呂季友媯叔牙春秋賢之趙盾不討，貳謂之弑。君朕甚閔將軍陷于重刑，故呂書飭將軍，遂非不改復與丞相嘉相比。今嘉有依，得呂罔上有司致法將軍請獄治。朕惟噬虧之恩，未忍其上票騎將軍印綬，罷歸就第。漢書董賢傳

冊董賢爲大司馬大將軍

元壽元年十二月

朕承天序，惟稽古建爾于公。呂爲漢輔，往悉爾心，統辟元戎，折衝

綏遠匡正庶事、允執其中、天下之眾受制于朕、召將爲命、召兵爲威可不慎與。漢書董賢傳

白太后

皇帝聞太后詔甚悲、大司馬卽不起、皇帝卽不敢聽政。

漢書王莽傳

報平當建平三年三月

朕選于眾、召君爲相、視事日寘、輔政未久、陰陽不調、冬無大雪、旱氣爲災、朕之不德、何必君罪、君何疑而上書乞骸骨歸闕內侯爵邑、使尚書令譚賜君養牛一、上尊酒十石、君其勉致醫藥、召自持。

漢書平當傳

責問王嘉

元壽元年三月

相等前坐在位、不盡忠誠、外附諸侯、操持兩心、背人臣之義、今所稱相等材美足、召相計除罪、君召道德、位在三公、召總方略、一統萬類、分明善惡、爲職知相等罪惡、陳列著聞天下、時輒召自効、今

又稱舉相等云爲朝廷惜之大臣舉錯恣心自在迷國罔上近由君始將謂遠者何對狀漢書王嘉傳嘉奏封事薦廷尉梁相等後荀還益董賢戶事上發怒召嘉詣尚書責問

上書謝爲皇太子

臣幸得繼父守藩爲諸侯王材質不足臣假充太子之宮陛下聖德寬仁敬承祖宗奉順神祇宜蒙福祐子孫千億之報臣願且得

畱國邸

日夕奉問起居俟有聖嗣歸國守藩

漢書哀紀成帝徵定陶王立爲皇太子謝

日云云書奏天子報聞

謹按漢書有平帝紀平帝詔書皆恭印太后太后果下謂耳今編入元后集中不列平帝名目從其實也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漢文卷九終

全漢文卷十

烏程嚴可均校輯

呂后

后諱雉，字娥姁。單父人。高帝爲亭長時納之。漢元年立爲王后。五年立爲皇后。惠帝卽位，尊爲皇太后。少帝卽位，臨朝稱制。尋廢少帝，立恆山王弘。凡臨朝八年。

除重羣詔

元年

前日孝惠皇帝言，欲除三族。羣妖言令議未決而崩。今除之。漢書
呂后紀

議定列侯功次詔

二年

高皇帝匡飭天下，諸有功者皆受分地爲列侯。萬民大安，莫不受休德。朕思念至於久遠，而功名不著，亡以尊大誼，施後世。今欲差次列侯功，已定朝位，臧于高廟。世世勿絕。嗣子各襲其功位。其與

列侯議定奏之

漢書呂后紀

廢少帝詔

四年夏

凡有天下治爲萬民命者蓋之如天容之如地上有驩心召安百姓百姓欣然召事其上驩欣交通而天下治今皇帝疾久不已迺失惑惛亂不能繼嗣奉宗廟祭祀不可屬天下其代之

史記呂后紀帝壯或

聞其母死非真皇后子迺出言曰后安能殺吾母而名我我未壯壯卽爲嬖太后幽之永巷中太后曰云云漢書呂后紀作詔

議昭靈等尊號詔

七年

昭靈夫人太上皇妃也武哀侯宣夫人高皇帝兄姊也號謚不稱其議尊號

漢書呂后紀

報匈奴冒頓書

單于不忘弊邑賜之召書弊邑恐懼退日自圖年老氣衰髮齒墮落行步失度單于過聽不足召自污弊邑無罪宜在見赦竊有御車二乘馬二廄召奉常禮

漢書匈奴傳高后時召頓復囑迺爲書使使遺高后使大謁者張澤報書

程姬

程姬，景帝妃。生魯共王餘江都易王非、膠西王端、武帝時就魯國爲王太后。

遺孫女徵臣書

國中口語籍籍，慎無復至江都。

漢書江都王非傳。非薨，子建嗣。莊女弟徵臣爲蓋侯。子婦建與姁後

數使使至長安迎徵臣。魯恭王太后聞之，遣徵臣書。

昭上官后

后，隴西上邽人。左將軍上官桀孫女。昭帝始元四年，召爲婕妤。尋立爲皇后。昌邑王卽位，尊爲皇太后。時年十五。宣帝卽位，爲太皇太后。立四十七年。建昭二年崩，年五十二。

璽書徵昌邑王

制詔昌邑王：使行大鴻臚事少府樂成、宗正德、光祿大夫吉、中郎將利漢、徵王乘、七乘傳、詣長安邸。

漢書武五子傳。

公孫健仔

健仔名徵史，宣帝納爲妃。拜健仔，生東平王宇。元帝初，隨王就國爲東平太后。

奏免東平相王尊

尊爲相，倨慢不臣。王血氣未定，不能忍。愚誠恐母子俱死。今妾不得使王復見尊，陛下不留意，妾願先自殺。不忍見王之失義也。漢書

王尊傳

元王皇后

后名政君，魏郡元城人。宣帝時，東平王聘爲姬，未入而王薨。五鳳中，入掖廷爲家人子。甘露中，元帝爲太子，納爲妃。生成帝、元帝卽位，召爲健仔，尋立爲皇后。成帝卽位，尊爲皇太后，居長信宮。哀帝卽位，尊爲太皇太后。平帝卽位，臨朝委政于莽。平帝崩，立劉嬰爲孺子，召莽爲攝皇帝。莽篡位廢爲新室文母太皇太

后建國五年崩年八十四

永始二年十月

詔有司復甘泉泰畤等祠

永始二年十月

蓋聞王者承事天地交接泰一尊莫著於祭祀孝武皇帝大聖通明始建上下之祀營泰畤於甘泉定后土於汾陰而神祇安之禋緒靡有大愆而久無繼嗣思其咎職殆在徙南北郊違先帝之制改神祇舊位失天地之心呂后繼嗣之福春秋六十未見皇孫食不甘味寢不安席朕甚悼焉春秋大復古善順祀其復甘泉泰畤汾陰后土如故及雍五畤陳寶祠在陳倉者漢書郊祀志下

綏和二年三月

治問成帝發病狀詔

綏和二年三月

皇帝暴崩羣眾譙譁怪之掖庭令輔等在後庭左右侍燕迫近雜與御史丞相廷尉治問皇帝起居發病狀

漢書外戚傳下成帝崩后詔大司馬莽丞相大司空云云趙昭儀皇太

空云云趙昭儀自殺

詔有司復長安南北郊 紹和二年三月

皇帝卽位思順天心遵經義定郊禮天下說憲懼未有皇孫故復甘泉泰畤汾陰后土庶幾獲福皇帝恨難之卒未得其祐其復南北郊長安如故昌順皇帝之意也

漢書郊祀志下成帝崩皇太后詔有司

詔有司復甘泉泰畤汾陰后土祠

建平三年十一月

皇帝孝順奉承聖業靡有解怠而久疾未瘳夙夜惟思殆繼體之君不宜改作春秋大復古其復甘泉泰畤汾陰后土祠如故

漢書郊祀

志下明年復令太皇太后詔有司

貶徙趙太后詔 元壽二年七月

前皇太后與昭儀俱侍帷帳姊弟專寵錮寢執賊亂之謀殘滅繼嗣昌危宗廟諱天犯祖無爲天下母之義貶皇太后爲孝成皇后徙居北宮

漢書外戚孝成趙皇后傳哀帝崩王莽自太后詔有司哀

令傅皇后退居桂宮詔 元壽二年七月

定陶共王太后與孔鄉侯晏同心合謀背恩忘本專恣不軌與至

尊同稱號終沒至迺配食于左坐諱逆無道今令孝哀皇后退就

桂宮

漢書外戚孝哀傳皇后傳哀帝崩王莽自太皇太后下詔

廢趙皇后詔

元壽二年八月

皇后自知罪惡深大朝請希闊失婦道無共養之禮而有狼虎之
毒宗室所怨海內之讎也而尚在小君之位誠非皇天之心夫小
不忍亂大謀恩之所不能已者義之所割也今廢皇后爲庶人就

其園

漢書外戚傳

禁舉赦前事詔

元壽二年九月

夫赦令者將與天下更始誠欲令百姓改行潔己全其性命也往
者有司多舉奏赦前事累增罪過誅陷亡辜殆非重信慎刑灑心
自新之意也及選舉者其歷職更事有名之士則已爲難保廢而
弗舉甚謬于赦小過舉賢材之義諸有臧及內惡未發而薦舉者

皆勿案驗。令士厲精鄉進，不㠭小疵妨大材。自今日來，有司無得陳赦前事，置奏上有不如詔書爲虧恩。㠭不道論定著令，布告天下，使明知之。漢書平紀

令王莽勿辭安漢公詔

元始元年正月

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屬有親者，義不得阿。君有安宗廟之功，不可
㠭骨肉故，蔽隱不揚。君其勿辭。

漢書王莽傳上

君召選故而辭。㠭疾君任重，不可闕。㠭時亟起。

漢書王莽傳上

益封孔光等四輔詔

元始元年正月

太傅博山侯光、宿衛四世，世爲輔相。忠孝仁篤，行義顯著，建議定策，益封萬戶。㠭光爲太師，與四輔之政。車騎將軍安陽侯舜，積畧仁孝，使迎中山王，折衝萬里，功德茂著，益封萬戶。㠭舜爲太保，左將軍光祿勳豐、宿衛三世忠信仁篤，使迎中山王，輔導共養。㠭安宗廟，封豐爲廣陽侯，食邑五千戶。㠭豐爲少傅，皆授四輔之職。疇

其爵邑各賜第一區侍中奉車都尉郎宿衛勤勞建議定策封邯
爲承陽侯食邑二千四百戶

漢書王莽傳上

召王莽爲太傅詔

元始元年正月

大司馬新都侯莽三世爲三公與周公之職建萬世策功德爲忠
臣宗化流海內遠人慕義越裳氏重譯獻白雉其已召陵新息二
縣戶二萬八千益封莽復其後嗣疇其爵邑封加如蕭相國已莽
爲太傅輸四輔之事號曰安漢公已故蕭相國甲第爲安漢公第
定著於令傳之無窮

漢書王莽傳上

聽王莽讓益封詔

元始元年正月

公自期百姓家給是已聽之其令公奉舍人賞賜皆倍故百姓家
給人足大司徒大司空已聞

漢書王莽傳上

拜平帝母衛姬爲中山孝王后詔

元始元年六月

中山孝王后深分明爲人後之義條陳故定陶傅太后丁姬諱天

逆理上僭位號徙定陶王於信都爲共王立廟于京師如天子制不畏天命侮聖人言壞亂法度居非其制稱非其號是日皇天震怒火燒其殿六年之間大命不遂禍殃仍重竟令孝哀帝受其餘災大失天心天命暴崩又令共王祭祀絕廢精魂無所依歸朕惟孝王后深說經義明鏡聖法懼古人之禍敗近事之咎殃畏天命奉聖言是迺久保一國長獲天祿而令孝王永享無疆之祀福祚之大者也朕甚嘉之夫穀義賞善聖王之制其呂中山故安戶七千益中山后湯沐邑加賜及中山王黃金各百斤增傳相呂下秩

漢書外戚申山翁姬傳

封王堅固爲邛成侯詔

元始元年

孝宣王皇后朕之姑深念奉質共修之義恩結于心惟邛成共侯

國廢祀絕朕甚閔焉其封共侯曾孫堅固爲邛成侯

漢書外戚孝宣王皇后傳

元始中成帝太后下詔案外戚恩澤
表作元始元年知卽太皇太后也

令王莽平決奏事詔

元始元年

皇帝幼年，朕且統政，比加元服。今眾事煩碎，朕春秋高，精氣不堪，殆非所宜。安躬體而育養皇帝者也。故選忠賢立四輔，羣下勸職，永昌康寧。孔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焉。自今日來，惟封爵乃可聞他事。安漢公四輔平決州牧二千石及茂材吏，初除奏事者，輒引入至近署，對安漢公考故官，問新職，曰知其稱否。漢書王莽傳上。

還傳喜詔

元始初

高武侯喜，姿性端慤，論議忠直，雖與故定陶太后有屬，然終不順指從邪。介然守節，已故，斥逐就國。傳不云乎：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其還喜長安，召故高安侯莫府賜喜位特進，奉朝請。漢書傳喜傳上。

罷申屠剛詔

剛所言僻經妄說違背大義其罷歸田里

後漢申屠剛傳平帝時舉賢良方正對策莽令

太后

下記

更名詔

元始二年春

皇帝二名通於器物今更名合於古制使太師光奉太牢告祠高

廟

漢書平紀

賜公孫弘子孫當爲後者爵詔

元始二年四月

太皇太后詔大司徒大司空蓋聞治國之道富民爲始富民之要在於節儉孝經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禮與奢也寢儉昔者管仲相齊桓霸諸侯有九合一匡之功而仲尼謂之不知禮召其奢泰侈擬於君故也夏禹卑宮室惡衣服後聖不循由此言之始之威也始一作治德優矣莫高干儉儉化俗民則尊卑之序得而骨肉之恩親爭訟之原息斯乃家給人足刑錯之本也歟可不務哉夫三公者百寮之率萬民之表也未有樹直表而得曲影者也孔子不云

乎子率呂正執政不正舉善而教不能則勸維漢興呂來股肱宰
臣身行儉約輕財重義較然著明未有若故丞相平津侯公孫弘
者也位在丞相而爲布被脫粟之飯不過一肉故人所善賓客皆
分奉祿呂給之無有所餘誠內自克約而外從制汲黯詰之乃問
於朝此可謂減於制度而可施行者也德優則行否則止與內奢
泰而外爲詭服呂鈞虛譽者殊科呂病乞骸骨孝武皇帝卽制曰
賞有功褒有德善善惡惡君宜知之其省思慮存精神輔呂醫藥
賜告治病牛酒雜帛居數月有瘳視事至元狩二年竟呂善終於
相位夫知臣莫若君此其效也弘子度嗣爵後爲山陽太守坐法
失侯夫表德章義所呂率俗厲化聖王之制不易之道也其賜弘
後子孫之次當爲後者爵關内侯食邑三百戶徵誦公車上名尚
書朕親臨拜焉史記平津侯傳附錄又見漢書公孫弘傳

詔羣臣元始二年

蓋聞母后之義、思不出乎門閭、國不蒙祐、皇帝年在襁褓、未任親政、戰戰兢兢、懼於宗廟之不安、國家之大綱、微朕孰當統之、是㠭孔子見南子、周公居攝、蓋權時也、勤身極思、憂勞未綏、故國奢則視之㠭儉、矯枉者過其正、而朕不身帥、將謂天下何、夙夜夢想、五穀豐孰、百姓家給比皇帝加元服、委政而授焉、今誠未皇於輕靡而備味庶幾與百僚有成、其勤之哉、

漢書王莽傳上莽師羣臣奏願遵帝王之常服復太官之

法膳又令

太后下詔

詔王莽

元始二年

聞公榮食憂民深矣、今秋幸熟、公勤於職、㠭時食肉、愛身爲國、

漢書

王莽傳上

勿采王莽女詔

元始三年春

王氏女、朕之外家、其勿采、

漢書王莽傳上

爲平帝納采王莽女詔

元始三年春

遣大司徒大司空策告宗廟雜加卜筮皆曰兆遇金水王相卦遇父母得位所謂康強之占逢吉之符也。漢書王莽傳上

詔王莽

元始三年

夫唐堯有丹朱周文王有管蔡此皆上聖亡柰下恩子何召其性不可移也公居周公之位輔成王之主而行管蔡之誅不召親親害尊尊朕甚喜之昔周公誅四國之後大化乃成至於刑錯公其專意翼國期於致平漢書王莽傳上莽子字使呂覽夜持血灑莽第門莽執序送獄飲藥死甄邯等白太后下詔

非坐不道無得繫婦女老弱詔

元始四年正月

蓋夫婦正則父子親人倫定矣前詔有司復貞婦歸女徒誠欲已防邪辟全貞信及眊悼之人刑罰所不加聖王之所制也惟苛暴吏多拘繫犯法者親屬婦女老弱構怨傷化百姓苦之其明敕百寮婦女非身犯法及男子年八十以上七歲以下家非坐不道詔

所名捕。它皆無得繫。其當驗者。卽驗問定著令。

漢書平紀又見通典一百六十三

詔孔光等

元始四年四月

公每見叩頭流涕固辭。今移病固當聽其讓。令眠事邪。將當遂行其賞。遣歸就第也。

漢書王莽傳上

許刻宰衡太傅大司馬印章詔

元始四年

可。敕如相國朕親臨授焉。

漢書王莽傳上

荅羣臣請加王莽九錫詔

元始四年

可。其議九錫之法。

漢書王莽傳上

詔孔光

元始四年

太師光聖人之後。先師之子。德行純淑。道術通明。居四輔職。輔導于帝。今年耆有疾。俊艾大臣。惟國之重。其猶不可召。關焉。書曰。無遺耆老。國之將興。尊師而重傳。其令太師母崩。十日一賜餐。賜太師靈壽杖。黃門令爲太師省中坐。置几。太師入省中用杖。賜餐十

七物然後歸老于第。官屬按職如故。漢書孔光傳又書抄五十二年與漢官儀三條並云元始元

出焉異。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漢文卷十終

全漢文卷十 元王皇后